

話絲

期五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以上對折

笠翁與兼好法師

開明

章實齋是一個學者，然而對於人生只抱著許多迂腐之見，如在「婦學篇書後」中所說者是。李笠翁當然不是一個學者，但他了解生活的人，決不是那些樸學家所能企及，（雖然有些重男輕女的話也一樣不足為訓。）笠翁偶集卷六中有這一節

「人問，「執子之見，則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之說不幾謬乎？」

予曰，「正從此說參來，但為下一轉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常見可欲亦能使心不亂。何也？人能屏絕嗜欲，使聲色貨利不至於前，則誘我者不至，我自不為人誘。——苟非入山逃俗，能若是乎？使終日不見可欲而遇之一旦，其心之亂也十倍於常見可欲之人，不如日在可欲中與此輩習處，則司空見慣渾閒事矣，心之不亂不大異於不見可欲而忽見可欲之人哉！老子之學，避世無為之學也；笠翁之學，家居有事之學也。」……」

這實在可以說是性教育的精義。「老子之學」終于只是空想，勉強做去，結果是如聖安多尼的在埃及荒野上胡思亂想，夢見示色女王與魔鬼，其心之亂也十倍于常人。余澹心在偶集序上說，「冥心高寄，千載相關，深惡王莽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獨愛陶元亮之閑情作賦，」真是極正確的話。

兼好法師是一個日本的和尚，生在十四世紀前半，正當中國元朝，作有一部隨筆名「徒然草」，其中有一章云：

「倘若阿太志野之露沒有消時，鳥部山之煙也無起時，（一）人生能够常住不滅，恐世間將更無趣味，人世無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罷。」

（註一）阿太志野是墓地之名，鳥部山為火葬場所在地。

遍觀有生，唯人最長生。蟬蛸及夕而死，夏蟬不知春秋。倘若優游度日，則一歲的光陰也就很是長閑了。如不知厭足，那麼雖過千年也不過一夜的夢罷。在不能常住的世間，活到老醜，有什麼意思？「壽則多辱。」即使長命，

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為得體。過了這個年紀，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羣中胡混，到了暮年還愛戀子孫，希冀長壽得見他們的繁榮；執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至可歎息。」

這位老法師雖是說著佛老的常談，却是實在了解生活法的，曹慕管是一個上海的校長，最近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一篇論吳佩孚的文章，這樣說道，

「關（羽）為後人欽仰，在一死耳。……吳以上將，位居巡帥。此次果能一死，教育界中拜賜多矣。」

死本來是衆生對於自然的負債，不必怎樣避忌，却也不必怎樣欣慕。我們贊成兼好法師老而不死很是無聊之說，但也並不覺得活滿四十必須上弔，以為非如此便無趣味。曹校長却把死（自然不是壽終正寢之類）看得珍奇，仿

本日期錄

笠翁與兼好法師	開明
說鬚鬚	魯迅
「又上了胡適之的當」	川島
「音樂」？	魯迅
田園詩	開明譯
「不行」	衣萍
我來說「持中」的真相	魯迅
女褲心理的研究	紹原 作人
信通一	周作人

佛只要一個人肯「殺身成仁」，什麼政治教育等事都不必講，便能一道祥光，立刻把人心都擺正，現出一個太平世界。這種死之提倡，實在離奇得厲害。查野蠻人有以人為犧牲祈求豐年及種種福利的風俗，正是同一用意。然在野蠻人則可，以堂堂校長而欲犧牲吳上將以求天降福利于教育界，則「將何以訓練一般之青年也乎，將何以訓練一般之青年也乎！」

說胡鬚

魯迅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里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纔懷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麼可談呢？我于是說：「沒有什麼怎樣。」他于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今天喝茶之後，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鬚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胡鬚，大約都有特別的名號諡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閑情別致。總之是這鬚子又長起來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湯帶水。于是尋出鏡子，剪刀，動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唇的上緣平齊，成一個隸書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記起長安，記起我的青年時代，發出連綿不斷的感慨來。長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游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挂着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鬚子向上翹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的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鬚子就是日本式的鬚子。」

誠然，他們的鬚子確乎如此翹上，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以自己的鬚子為法式，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真可謂「出乎意料之外」了。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鬚鬚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鬚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鬚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憚煩，孳孳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邃谷廢墟荒地裏。

我以為拖下的鬚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却當作國粹了。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則認拖下的鬚子為國粹亦無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臺灣人在

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

我當時就想爭辯，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因為我妄記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說我的毀謗中國，是因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們宣傳本國的壞處麼？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尚且要帶累「賤內」改了國籍，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鬚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麼大相干。我于是連連點頭，說道：「噲，噲，對啦。」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鬚子的左尖端畢，想，陝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於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噲，噲，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

我再向着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嘴角，剪下鬚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

那已經是老話，約有十六七年了罷。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鬚子，坐在小船裏，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麼

會……」

「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着家譜，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着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凡對於以真話為笑話的，以笑話為真話的，以笑話為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于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噲，噲……今天天氣多麼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洵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X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只在于鬍子罷，因為我從此常常為鬍子受苦。

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鬍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鬍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兼愛國者發過

一篇崇論宏議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鬍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鬍鬚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鬍鬚，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麼？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鐘，可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怒，因為德國也是洋鬼子，而況我的身體又矮小平。而況國粹家很不少，意見又很統一，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然而總無效，一回，兩回，以至十回，十幾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罷了，況且修飾鬍鬚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我便從此聽其自然了。

聽其自然之後，鬍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來，于是也就和地面成爲九十度的直角。國粹家果然也不再說話，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罷。

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這也是應該的。我於是又分疏，一回，兩回，以至許多

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

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裏，竊悲我的鬍鬚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於是立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

「阿，你的鬍子這樣了？」當初也曾有人這樣問。

「唔唔，我的鬍子這樣了。」

他可是沒有話，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尋不着兩個尖端，所以失了立論的根據，還是我的鬍子「這樣」之後，就不負中國存亡的責任了。總之我從此太平無事的一直到現在，所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又上了胡適之的當』

川島

似乎記得顧亭林說過，考古並非復古，據我年來的經驗，竟要埋怨先哲立論之無先知之明了。

考古確是一件好事，至於復古那便是疑問了；有人讀了胡適之先生『中國最早的一部討論婦女的書——鏡花緣』及『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一類的作品，便疑他的確有『考據癖』。其實，『胡適之三字之所以可貴』也因為他有這一類的貢獻，可是胡先生這一類

的工作，也有多少人因而上了他的當，在我看來。

胡先生儘的考證紅樓和水滸，甲派的人便以為老博士賤進古董鋪，將來一定『衣縫掖之衣，冠章甫之冠』出來，於是有為中國學術界前途痛哭流涕者。在乙派呢，則以為老博士既走進古董鋪，我們也該如此，所以不但洋車上要拿線裝書看，寫字也得寫的奇希點，並且也發明二十五年前的反帝國主義者是拳匪來了。本來這原是各人的嗜好，要把罪過都推在胡先生身上，不免有羅織之嫌；然而『草上之風必偃』，在胡先生的不知不覺間已經有人『捧心而效』了。

能算出盤古開闢天地時用的一把斧頭有多少分量，雖可顯其淵博，却已走錯了路。至於掉『西式書包』寫古怪字，看梅蘭芳，也可顯其淵博，好古，却也走錯了路。本來『古人乘輿，今人坐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近來有人愛做文言文，我們索性可以不看（看了怕不懂），有時在白話詩中讀到如『療我飢餓』及『哀哀，我餒，且殆，奈何飢孩』一類的句子，在林琴老見了或者不會說這是『引車賣漿者之言』，且幾乎要和『儀徵某氏』的作品一樣難看了。目下這一派詩很流行，可是我的謬見總以為近于『新選學』，不僅我不佩服他的淵博。

實在：這還算『其禍微』的呢，只不過叫讀

者嘗點新鮮味道——肥皂；別的總還不至於。

嘗試集再版自序中說，有一種守舊批評家，說『胡適之上了錢玄同的當，全國少年又上了胡適之的當』，固然作一篇『漢魏時代的心理測驗』，詩中寫些『雄閔』，松茵一流的字，胡先生也不承認這是考證學，就是我也不信這叫博古，不過我信這是『王麻子分號』，而確乎又上了胡適之的當，至於我個人開罪新選學派的詩人，當然難免守舊，儘的把民國八九年時的話在這裏嚼蛆；多罪，多罪。

但是胡先生不要灰心！

「音樂」？

魯迅

夜裏睡不着，又計畫着明天吃辣子雞，又怕和前回吃過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樣，愈加睡不着了。坐起來點燈看語絲，不幸就看見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談，——不，「都是音樂」，是聽到了音樂先生的音樂：

「……我不僅會聽有音的樂，我也會聽無音的樂（其實也有音就是你聽不見）。我直認我是一個甘脆的mystic。我深信……」

此後還有什麼什麼「都是音樂」云云，云云云云。總之：「你聽不着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

我這時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確並不滑；再一摸耳輪，却摸不出笨

也與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還能聽到什麼莊周先生所指的『天籟地籟和人籟』。但是，我的心還不死，再聽罷，仍然沒有，——阿，彷彿有了，像是電影廣告的軍樂。呸！錯了。這是一絕妙的音樂——麼？再聽罷，沒；……唔，音樂，似乎有了：

「……慈悲而殘忍的金蒼蠅，展開馥郁的安琪兒的黃翅，唵，頡利，彌縛諦彌諦，從荊芥蘿蔔玳瑁湖洋的形海裏起來。Br-r-r-r tatata tah! pai 無終始的金剛石天堂的嬌嬌鬼菜與，蘸着半分之二的北斗的藍血，將翠綠的懺悔寫在腐爛的鸚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麼；咄！呀，我將死矣！婀娜漣漪的天狼的香而穢惡的光明的利鏃，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豔光滑蓬鬆而冰冷的禿頭，一匹齷齪懣懣的瘦螻蛄飛去了。哈，我不死矣！無終……」

危險，我又疑心我發熱了，發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這不過是一面想吃辣子雞，一面自己胡說八道；如果是發熱發昏而聽到的音樂，一定還要神妙些。並且其實連電影廣告的軍樂也沒有聽到，倘說是幻覺，大概也不過自欺之談，還要給粗皮來粉飾的妄想。我不幸終于難免成爲一個苦韌的非mystic了，怨誰呢。只能恭頌志摩先生的福氣大，能聽到這許多「絕妙的音樂」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

自艾的人，想將這位先生「送進瘋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對，儘力呼冤的，——雖然將音樂送進音樂裏去，從甘脆的 mystic 看來並不算什麼一回事。

然而音樂又何等好聽呵，音樂呀！再來聽一聽罷，可惜而且可恨，在簷下已有麻雀兒叫起來了。

哦，玲瓏零星那磅砵珉的小雀兒呵，你總依然是不管甚麼地方都飛到，而且照例來唧唧啾啾地叫，輕飄飄地跳麼？然而這也是音樂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在那里！

田園詩

開明譯

法國 果爾蒙 作

一 毛髮

西蒙尼，在你毛髮的林裏，
有一個大神秘。

你有稻草的氣味，

你有獸類睡過的石頭的氣味；

你有熟皮的氣味

你有剛纔簸過的小麥的氣味；

你有木材的氣味，

你有早上拿來的麵包的氣味；

你有沿著荒廢的土牆，

開着的花的氣味，

你有木莓的氣味，

你有被雨洗過的長春藤的氣味；

你有傍晚收割的

燈心草和羊齒的氣味；

你有冬青的氣味，你有莓苔的氣味；

你有在籬笆蔭下結了種子

枯黃了的草的氣味；

你有蕁麻與金雀兒的氣味，

你有苴藎的氣味，你有牛乳的氣味，

你有茴香的氣味，

你有核桃的氣味；

你有很成熟了摘下的果子氣味；

你有花葉茂盛的時候的

楊柳和菩提樹的氣味；

你有蜜的氣味，你有生的氣味

在原野上走著的時候；

你有地與河的氣味，

你有愛的氣味，你有火的氣味。

西蒙尼，在你的毛髮的林裏，

有一個大神秘。

二 冬青

西蒙尼，太陽在冬青的葉上笑著，

四月回來和我們來游嬉了。

在他肩上擱著各種的花籃，

他將花給與水查，給與栗樹，又給與楊柳，

他在野草的中間一朶一朶撒下花去，

在小河的岸邊，在池塘與溝渠的岸邊；

他為水留下木水仙，為樹林留下石楠花，
在那些籠罩著枝條的地方；

他撒地丁到木莓的樹蔭下，

他的赤裸的脚勇猛的隱蔽他們，推他們進去。

他將雛菊給與一切田野，

又給帶著小鈴的項圈的田草。

在樹林裏沿著清涼的小路

他落下白頭翁與鈴蘭。

他種下燕子花在人家的屋上，

又在我們的園裏，西蒙尼，那個愉快的園裏，

他將散布鴿子花與三色地丁，

風信子，和丁香的好好的香味。

三 雪

西蒙尼，雪同你的頸頸一樣的白，

西蒙尼，雪同你的膝踝一樣的白。

西蒙尼，你的心同雪一樣的冷，

融雪要心的親吻，

融你的心要離別的親吻。

雪是悲哀似的在松樹的枝上，

你的前額是悲哀似的在黑髮的影裏。

西蒙尼，你的妹子雪是睡在院子裏。

西蒙尼，你是我的雪，——是我的情人。

四 死葉

西蒙尼，我們往樹林裏去罷；葉正落下

了；

我們遮蓋了青苔，石頭和小路了。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他們有這樣柔和的色彩，這樣暗淡的渲染，
他們是這樣孱弱的地上的游子。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他們對着曙光這樣悲哀的看；
他們這樣悽惻的哭，在風來撒散他們的時候。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被踏碎在腳下的時候，他們鬼魂一般的哀哭，
他們做出翅子的聲音，或是女人衣服的聲音。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來呵，有時我們也將成了可憐的死葉。
來呵，夜已經下來了，風吹我們去了。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五 河

西蒙尼，河正唱着質樸的歌，
來呵，我們往燈心草與骨篷的中間去罷；
是中午了：人們離開他們的犁了，
我呢，我將看你的素足在清冷的水裏。

河是魚與花的母親；
樹木與鳥，香味與色彩的母親；

伊將水給鳥喝，
那些吃了米穀將飛到遠方去的鳥；

伊將水給綠肚皮的青蠅喝，
給那船奴似的划着的水蜘蛛喝，
河是魚的母親：伊給他們
昆蟲與草，空氣與阿屯；

伊給他們變戀；伊給他們翅子，

可以跟隨雌魚的影到世界的邊境。

河是花的母親虹的母親，
一切用水和太陽造成的東西的母親。

河養育鐘花與牧草，
有蜜的香氣的翠菊，

又養育有鳥的茸毛似的柔軟的葉的毛蕊
草；伊養育小麥苜蓿和蘆葦

伊養育苧麻與亞麻，
伊養燕麥大麥和蕎麥；

伊養育裸麥河柳和蘋果樹；
伊養育楊柳與大的白楊。

河是樹林的母親：那美麗的檉樹；
從河床裏吸取他們血管裏的清水。

河孕育天空：雨落下來的時候，
這便是升到天上又復下降的河水。

河是很壯盛而且很清淨的母親，
河是一切自然的母親。

西蒙尼，河正唱着質樸的歌，
來呵，我們往燈心草與骨篷的中間去罷；
是中午了：人們離開了他的犁了，
我呢，我將看你的素足在清冷的水裏。

六 果樹園

西蒙尼，往果樹園去罷，
拿了柳條的籃。

進果樹園去的時候，
我們告訴蘋果樹罷：
現在是蘋果的時節。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蘋果樹上滿是黃蜂，
因為蘋果都熟透了；
在蘋果樹上的周圍，
有一大陣嗚嗚的叫聲。

蘋果樹上滿是蘋果，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我們將摘紅的蘋果，
摘鴿子蘋果與青蘋果，
還有略略熟爛的
做蘋果酒用的蘋果。

現在是蘋果的時節，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你的兩手和衣服上，
都滲透了蘋果的香味罷；
你的頭髮裏也充滿了
秋天的優美的香氣罷。

蘋果樹上滿是蘋果，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西蒙尼，你是我的果樹園
你是我的蘋果樹；
西蒙尼，趕去那黃蜂，
從你的心裏和我的果樹園裏。

現在是蘋果的時節，

往果樹園去罷，

往果樹園去罷。

往果樹園去罷。

往果樹園去罷。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附記

果爾蒙 (Remy de Gourmont 1858-

1915) 著有詩文小說甚多，「盧森堡之一夜」有鄭伯奇君的漢譯。這幾篇田園詩係「西蒙尼」中的一部分，據 Amy Lowell 著「法國六詩人」及掘口大學譯詩集「昨日之花」中所載譯出，存其大意而已。

『不行』

衣萍

(一) 開門見山

文豪說：做文章應該開門見山，不要拖泥帶水。五年前，我在南京聽顧實先生講文學史。講義第一章的開始是：

「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

顧先生站在北極閣下的講堂上，揚揚得意地稱贊他自己的大作：「這幾句文章是開門見山！」

(二) 「詩哲」

中國古有「詩仙」，「詩聖」，而無「詩哲」。自從竺震旦東來之後，於是中國乃有「詩哲」了。

詩哲者何？

我曰：「詩哲者，詩人而兼差做哲學家也。」

胡適之曰：「我願國中的詩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個好詩人已是儘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隴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學家。」(見圖書雜誌)

『不行』!! 近來中國竟有『得隴望蜀』的。五百年後的楊鴻烈做『中國詩學史大綱』，當大書特書曰：「詩仙李白，詩聖杜甫之後，千有餘年，於是又有人也，曰詩哲。」

(三) 天才的權威

天才說：你喊得不響，你應該閉起嘴來。上帝說：你生來有嘴，當然有喊的自由。我開始張開嘴來，——上帝忽然不見了，天才走到我的面前，惡狠狠的說：「不行!.....」

我來說「持中」的真相

魯迅

風聞有我的老同學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裏褒貶我，褒固無妨，而又有貶，則豈不可氣呢？今天尋出漏洞，雖然與我無干，但也就來回敬一箭罷：報仇雪恨，春秋之義也。

他在語絲第二期上說，有某人挖苦葉名琛的對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為中國人『持中』的真相之說明。我以為這是不對的。

夫近乎「持中」的態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非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無主意，

不盲從，不附勢，或者別有獨特的見解；但境遇是很危險的，所以葉名琛終至于敗亡，雖然他不過是無主意。後者則是「騎牆」，或是極巧妙的「隨風倒」了，然而在中國最得法，所以中國人的「持中」大概是這個。倘改纂了舊對聯來說明，就該是：

「似戰，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於是玄同即應據精神文明法律第九萬三千八百九十四條，治以「誤解真相，惑世誣民」之罪了。但因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給末減：這兩個字是我也很喜歡用的。

女褲心理之研究

啓明先生

禮部次長之職，我想不出我不就的理由。至於你所提出的『酒要一口一口的啜』，我就職後自然幫忙制定，但是我也想起一條禮——關於女子衣裳的禮——或者也頗有制定的必要。

常聽見人說西洋女子不穿褲。而我們中國女子，大概是特別要表示她們與西洋女子不同，故現在她們穿的褲往往比裙長，否則就是褲子好出風頭，自動的拒絕與裙一樣短。無論如何，褲腳露在裙外，的確是天天看的見的現象。兩隻褲腳全露出，或者還另有一種風趣；但只露一隻的時候，我們不難想像那不露的一隻，必定是在那裏嘲笑她的同伴太會「賣氣」

力」。我們旁觀的人，却不一定和不露的那隻褲脚表同情——因為水性是喜歡朝低處流的，褲脚性是喜歡朝下垂的；今不懂褲性的她們，硬把褲脚捲上去，被捲的急要自解倒懸之苦了；所以那隻不露出的褲脚，我們敢斷定是受了或種無抵抗主義的毒，這種褲脚，以速反省，少責備同仁為是。然人的思想貴精密；萬不可輕許那隻露出的褲脚，實在比其餘一隻的自決力强，因為說不定那隻沒露出的，本來未曾被捲，而是着褲的人太把牠提高了一點以至於牠反蒙不白之冤。有時我們看見兩隻被捲的褲脚同出現於裙下——這或者是褲主慈悲，不願太悖物性，或者是牠們起初被裙蓋着後來同盟爭自由，現在正掙扎着不久會完全解放。我們還可以意思的到：有時裙子左右不一般齊，運氣壞的那隻褲脚，只好在外面喝西北風。

「酒要一口一口啜。」
「裙要長過褲。」
「順頌安好。」

紹原叩。

紹原兄：你的：「裙要長過褲」的提議，我當然贊同，即可請你編入民國新禮的草案裏。但我們在這里應當聲明一句，這條禮的制定乃是從趣味（這兩個字或者有點語病，因為心理學家怕要把她定為「味覺」），上著眼，並不志在「挽救習」。我在婦人週報及婦女雜誌上看見什麼教育會聯合會的一件議決案。主張女生「應依章一律著用制服」，至于制服則「袖必齊腕，裙必及脛，」一眼看去與我們的新禮頗有陽虎貌似孔子之概，實際上却截然不同。原案全文皆

佳，今只能節錄其一部分於後：

「衣以蔽體，亦以彰身，不衷為災，昔賢所戒，矧在女生，衆本仰望，雖曰末節，所關實鉅。……甚或故為寬短，豁敞脫露，揚袖見肘，舉步窺膝，殊非謹容儀尊瞻視之道。……」

婦女週報（六十一期）的奚明先生對於這篇衛道的大文加以說評，說得極妙，不必再等我来多話。他說，「教育會會員諸公當然也是衆流之一流，仰望也一定很久，……仰望的結果，便是加上

「故為寬短」這十六字的考語。其中尤足以使諸公心蕩神搖的，是所見的肘和所窺的膝。本來肘與膝也是無論男女人人都有東西，無足為奇；但因為諸公是從地下「仰」著頭向上而「望」的緣故，所以更從肘膝而窺見那肘膝以上的非肘膝，便不免覺得「殊非謹儀容尊瞻視之道」起來了。

奚明先生的話的確不錯，教育會諸公的意思，實在如李笠翁所說在於「掩藏秘器，愛護家珍」而已。笠翁怕人家的窺見以致心蕩神搖，諸公則怕窺見人家而心蕩神搖，其用意不同而居心則一，都是一種野蠻思想的遺留，野蠻人常把自己客觀化了，把自己行為的責任推歸外物，在小孩狂人也都有這種傾向。就是：文明社會裏也有遺跡，如須勒特耳（Th. Schöter, 見 Ellis 著「夢之世界」第七章所引）所說，「現代的禁止文藝科學美術等大作，即本於此種原始思想。以為猥褻在於其物而不在感到猥褻的人；不知道倘若真需禁止，所應禁者却正在其人也。教育會諸人之取締『豁敞脫露』正是怕肘膝的蠱惑力，所以是老牌的野蠻

思想，不能冒我們新開店的招牌；為防魚目混珠起見，不得不加添這張仿單，請賜顧者認明玉璽為記庶不致誤。

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體即以彰身的，所以美與實用一樣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體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損美的，便無足取了。裙下無論露出一隻褲脚兩隻褲脚，總是沒有什麼好看，自然應在糾正之列。

「西洋女子不穿褲」的問題，我們因為關於此事尚缺查考，這回不能有所論列為歉。

七日作人拜

通信一

乾華先生：

「狗抓地毯」中所說社會干涉戀愛事件由于蠻性的遺留，即對於性的危險力的迷信，並在摩耳的書中，菲來則博士嘗「普徐該的工作」(Psychic Task 一九一三年第二板)第二章講迷信與婚姻的關係處說的頗詳。八年前日記中曾有一節說明書名的意義，今摘錄于下：「此書說明迷信有益於原始社會，舉其四端，為政府財產結婚生命。書名蓋喻其辨明之不易，卷首引彌耳敦文云，善惡並生，不可分別，而善知識與惡知識亦錯混淆，雖普徐該所別擇之穀種其雜亂亦無以過也。案女神威奴思以稻黍大麥蠶豆菽豆山黎豆粟子等七物和一堆，令普徐該于「一夜中檢分以辨之，事出「愛與心」故事中，見亞普劉思著「變形記」卷六之十。」

菲來則博士的本意，在說明法律道德尚未發達的社會中，迷信具有維持秩序的力量，引證該博，更多足以啟發我們的地方，是一部兼有實益與趣味的書。價六先令，英國麥歐倫公司出版 併及。

十二月十一日周作人。